

高华平 著

# 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B235.05/6

高华平 著

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巴蜀书社

PBC21/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 / 高华平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0.8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ISBN 7-80659-092-8

I . 魏 ... II . 高 ... III . 玄学 - 人格 - 研究 - 中国 - 魏  
晋南北朝时代 IV . B23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579 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张光明

**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

**高华平 著**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成都机场路月亮湾体育中心侧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80 千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80659-092-7/B·16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缘起

儒道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共同感情和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几千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无数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在今天仍然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焕发出更加粲烂的光采。

自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博士点，使年轻的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轨道，一批又一批的博士毕业生正在茁壮成长，他们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是有关各学科未来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部分在出版之后，已在国内外的同行学者中受到了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学术著作的出版甚难，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因此还有相当多的博士学位论文难以及时发表。不及时解决这一难题，不仅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

不利，且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交流也不利。我们有志于解决此一难题久矣，始终均以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近与香港圆玄学院商议，喜得该院慨然允诺捐资赞助出版《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本丛书面向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征稿。凡是以研究儒、道、释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皆属本丛书的出版范围，均可向本丛书的编委会提出出版申请。

本丛书的编委会是由各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审定申请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入选工作。我们掌握的入选条件是：（1）对有关学科带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重大突破、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向前发展的；（3）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具有较大贡献的。凡具备其中的任何一条，均可入选。但对我们对入选论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这就是文章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须有科学的依据，应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并详细注明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避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我们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共同要求，其目的乃是期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工作，在年轻学者中倡导一种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谨学风。

由于编委会学识水平有限和经验与人力的不足，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全国各有关博士点和博士导师以及博士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加强联系和合作，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的书稿，让我们一道为搞好《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的出版工作、为繁荣祖国的

学术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

1999年8月5日

## 序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屈起的儒道兼综、辨名析理的哲学新思潮，而其理论重心则在于追求一种高度和谐和自由的人生境界。关于玄学，论者或以为是道家学说的复兴，或以为是儒家经学的变种，或指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大解放。高华平君勤敏好学，早已醉心于魏晋玄学及文学的研究，发表过论文，出版过专著，得到了师友好评。来珞珈问学攻博期间，他更锲而不舍，浚求博证，力求对儒、道（包括后来的佛教）融合统一的玄学思潮及其精神实质作深层次的探讨。矻矻三年，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他在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新颖而可信的。这就是：他认定玄学的时代主题，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主流对当时苦难的逆向升华，上承秦汉，下开宋明，追求实现个体人格生命中性与情、有与无、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和谐统一的人格美精神境界的问题。在论文选题和写作过程中，他常奔走于桂子山与珞珈山之间，我们曾多次切磋，颇得濠上之乐。论文完成后，我写了如下简略的评语：

魏晋玄学作为一代思潮，论者可以多方位切入、多面剖视，

从而得出仁智互见的不同评价。高华平君在广泛涉猎六朝文史的基础上，选定玄学人格美思想研究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玄学思潮的产生背景和时代主题，进而系统剖析了玄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形上义蕴和实现的途径，并归结到个体人格生命中一系列矛盾如何实现和谐统一，以达到人格美的最高精神境界。文中从本体论、实践论和境界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证，立论有据，考史有方，新意迭出，敢破敢立。个案典型，选评合度。全文善于寓论于史，引古筹今，在《余论》中引出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及“美的尺度”作为圭臬，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性。论文以其理论分析和思想涵泳的深广度，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论文在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同样得到专家们的好评。专家们大都认为该文“视野开阔，见解新颖，重点突出，非常成功”，“作者对玄学的深层次把握，是他的孤明独发之处”；论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层层推进，逐步展开”，“剖析入微，见解犀利”，“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有的专家还以高度的责任感提出了对作者的希望和建议，如汤一介教授希望作者能对刘劭《人物志》的本体论问题、圣人是否可以学致问题等做“更为细致的分疏”；冯达文教授认为论文中的一些概念还可以做更明晰的界定；余敦康教授指出：“把超名言的主观精神”推崇为“人格美的最高精神境界”，有违作者在开头提出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初衷”，等等。我认为，这些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值得高华平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消化、吸取。和老一辈的学者相比，高华平这一辈的青年学子们毕竟是幸运的。尽管他们也有自己的时代忧患意识，但他们毕竟已有较多机会参与海内

外的学术交流，并且能较为自由地学术创作了。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卿希泰先生经过多方努力，组织出版了这套“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高华平君的博士论文有幸入选此套丛书，即将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也应该对卿希泰先生领导的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同仁们的关注和辛劳，表示感谢和敬意。

“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

神州慧命，薪火相传。愿与高华平君共勉之。是为序。

萧蓬父

2000年5月21日

## 目 录

序.....	( 1 )
第一章 绪 论.....	( 1 )
第二章 性情为本 魏晋玄学人格美本体论.....	( 29 )
一、人物之本，出乎性情	
——兼论刘劭的《人物志》 .....	( 31 )
二、性情的真伪.....	( 45 )
三、有无的本末.....	( 70 )
四、圣人贵名教与老庄明自然.....	( 84 )
五、精神之于形骸.....	(107)
第三章 超凡入圣 魏晋玄学人格美实践论.....	(122)
一、圣人可致.....	(124)
二、得意忘言.....	(140)
三、应物而无累于物.....	(157)
四、无为而无不为.....	(173)
五、顿悟成圣（佛） .....	(188)

**第四章 游心太玄 魏晋玄学人格美境界论**

——对魏晋玄学人格美的个案研究	(206)
一、“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207)
二、“即色游玄”的佛徒——支遁	(230)
三、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245)
四、“浔阳三隐”中的陶渊明	(259)
<b>第五章 余 论</b>	(283)
<b>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b>	(294)
<b>后 记</b>	(301)
<b>补 记</b>	(302)

## 第一章 緒論

自公元二、三世纪之交的东汉建安年间开始，到公元五世纪初的晋宋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这个特殊的时段，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魏晋玄学时期。

魏晋这个短短的二百年历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从哲学和文化的视野来看，并不在于它的政权更迭的频繁，门阀制度的森严，以及民族和阶级矛盾的纵横交错，而在于它曾经形成过一种为后世人们所是是非非、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特殊的哲学思潮——玄学，以及由这种玄学思潮而陶冶熔铸的玄学人格理想。

一

翻开东汉末年的这一页历史，你也许会感到有些眼花缭乱：外戚擅权、宦官执政、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但是，如果你不是像恩格斯所批评的“经济决定论”者那样，固执于某种机械的思维模式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在汉末时期这些

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之后，实际上隐含着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一个是由政治的混浊而来的残酷的战祸；另一个则是当时道德价值的严重失范、伦理异化与士人人格的普遍分裂。

对于东汉末年的连绵不断的战祸，当时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以各自的“真实”观描写过这段残酷的历史场面。史家所谓平黄巾之乱“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强者四散，羸者相食，”“凡人相食，州里萧条”等等，无疑都是十分可信而令人触目惊心的“实录”。而当时的文学家和诗人们更以他们“不隔”的诗笔，唱出那个时代摧心撕肺的悲歌。曹操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蔡琰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孓遗，尸骸相撑拒。”（《悲愤诗》）王粲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等等，就都是那个时代惨祸的余响。

关于东汉中后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的道德虚伪、价值失范、人性扭曲及人格分裂的现象，同样是一页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当东汉桓灵之时，几次三番地开西园、鸿都门：“卖官爵，公卿州郡以下至黄绶各有差”，并于“拜官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的时候，<sup>①</sup> 它不仅仅是向士人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此后的士子要想进入仕途，必须要“以货取位”；而且还不啻是同时宣布，中国哲学“内圣外王”的“圣人”人格典范崩溃了，

① 参见《后汉书》之《皇甫嵩、朱儁传》、《董卓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

② 《后汉书·灵帝纪》、《崔寔传》。

西汉中叶以来确立的儒家经学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支柱坍塌了，两汉传统的以考察人的道德品行为核心的察举制度失效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失效了，以后的东汉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神圣的统一的价值标准了。于是，朝廷中“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sup>①</sup>而士子则哀叹：“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于是，有人为了表现孝道，父死居丧墓道，一住达十数年，却生出了一大群孩子，只得自认“诈善”；有人朝秦暮楚，以舐痔结驷为荣，轻义重利，有如鶗鴂，“不洁其翼”；“饕餮贪汙，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sup>②</sup>坑、蒙、拐、骗，乃至告密输诚，卖主求荣，沽名钓誉，丑态百出，社会已无复价值规范可言。这些正是汉末社会在皇权专制和腐败、门阀特权和私欲、士人腐化和堕落等社会诸因素和诸弊端的交相侵蚀下，已怎样导致了当时政治的腐化与伦理的异化——一代人风堕落的最沉痛的例证。故当时社会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使是当时名闻天下的名士硕儒如胡广、许相、樊陵乃至马融等人，<sup>③</sup>也无不处在现实的利害计较之中，或趋奉宦官、曲节求荣，或为虎作伥、不守德操，最终显露出了其人格卑污的一面。

① 《后汉书·宦者（张让、赵忠）列传》。

② 《后汉书·文苑（赵壹）传》、《朱穆传》。

③ 参见《后汉书》之《胡广传》、《许劭传》、《马融传》、《赵岐传》等。

面对着东汉自桓、灵以来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崩溃，面对着满目的白骨、鲜血、创伤、悲凉，以及人妖不分、魔高于道的场面，它给当时的文化人和哲学思想家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刀剑的创伤，而是灵与肉的双重的折磨和痛苦。然而，正如事物的发展总处于“相反相成”的辩证运动中一样，汉末社会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的处境，丑类横行，拒斥崇高，是非混淆的现实，又正好促使人们对自身的命运、普遍的人性和道德人格问题进行冷静、深入的思考，力求保全个体生命、凸现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而摆脱庸俗、肤浅、丑陋、有限、短暂、卑琐等等。这既是一种寻求克服灵与肉的双重痛苦和折磨的努力，更是一种对这一折磨和痛苦的超越与升华。于是，面对外在权威的崩溃，开始独立的自我思考，走向“人的觉醒”或“人的自觉”；面对丑恶的泛滥，呼唤美好和崇高；面对虚伪和私欲的恶性膨胀，而讴歌真诚与公正；面对人生的短促与生死的惶惑，而追求生命的无限和永恒……便成为那个时代哲学最深刻而普遍的主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或历史悲情浸透了那个时代哲学的灵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经指出：汉魏哲学人生论的“一个核心部分”，“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伪的或值得怀疑，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因而，从《古诗十九首》以下许多著名的诗篇歌唱的都是这样一个面对死亡无法逃避而又

无可奈何的时代主题，歌唱的都是这样一种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前所未有的关切。请听《古诗十九首》的哀歌：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青青陵上柏》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回车驾言迈》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浩浩阴阳化，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李泽厚的这一论断诚然是不错的。不过，从根本上讲，这种怀疑论思潮还只具有破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这虽是汉魏之际社会上“人的自觉”或“觉醒”的标志，但尚不足以反映出那个时代哲学的价值与美学的真正深度，汉魏之际中国哲学和美学的真正深刻与价值不仅仅在于当时的诗人们以他们艺术的直觉和真切感受，唱出的生命无常、人生易老这个“古往今来”的“普遍命题”，以及他们特有的“对人生的执着”。而更在于他们之中的那些深沉的哲学思想家们在饱含着普遍的历史悲情之下，对当时整个人类本性、命运和重建人格理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为何具有普遍善端的人类突然变得如此凶狠残忍、互相残杀、丧失理智？

当时社会那种鲜血淋漓的战祸与社会的丑恶泛滥、道德崩溃、价值失范，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因果联系？如此等等。而正因为汉魏之际的哲学思想在对个体生命极其关注的同时，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对人如何超越有限、庸俗、堕落、短暂、卑劣、丑陋而重建崇高人格理想的问题作了广泛的探索和思考，在当时社会到处都充满血腥残杀、丧失理性、道德虚伪、人格分裂的情况下，哲学自身才没有完全丧失掉它应有的理想、光明和超越残酷而阴暗的现实的一线希望，而这，才恰恰是汉末整个哲学思想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所以从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到徐干的《中论》，当时许多哲学思想家才对当时的道德价值的严重失范，人格的沉沦，提出了痛心疾首的批判。王符说：“末世……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行丰礼者蒙愆咎，论德义者见尤恶。”“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阙阅为前。”“多思远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历载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潜夫论·潜叹》、《交际》）徐干的《中论·谴交》云：“世之衰也，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乡党，考行不本于阙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妇之态，或奉货而行贿，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若此之类，言之者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也正因为如此，王符、荀悦、仲长统、徐干等当时众多的哲学思想家们，在对当时社会士风的堕落、道德的失范、人性的扭曲的沉痛